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騙 遭薄倖淑女蒙冤

我回到家時，原來文琴坐在那裡等我。我問：「在茲，找我做甚麼？」在茲道：「就是車老爺來說有要緊事情奉請的。」我對文琴道：「你也太性急了，他說下午才得回家呢。」文琴道：「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。」我問他有甚麼事時，他卻又說不出來，只得一笑置之。捱到中飯過後，便催我同去；及至去了，憚洞仙依然沒回來。我道：「算了罷，我們索性明天再來罷。」文琴正在遲疑，恰好門外來了一輛紅圍車子，在門首停下，車上跳下一個人來，正是洞仙。一進門見了我，便連連打拱道：「有勞久候！失迎得很！今天到周宅裡去，老中堂倒沒有多差使，倒是叫少大人把我纏住了，留在書房裡吃飯，把我灌個稀醉，才打發他自己的車子送我回來。」說罷，呵呵大笑。又叫學徒的：「拿十弔錢給那車夫；把我的片子交他帶一張回去，替我謝謝少大人。」說罷，才讓我們到裡面去。我便指引文琴與他相見。彼此談得對勁，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談起來，一會兒大發議論，一會兒又竭力恭維。我自從相識他以來，今天才知道他的談風極好。

談到下午時候，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館子。洞仙道：「兄弟不便走開，恐怕老中堂那邊有事來叫。」文琴道：「我們約定了在甚麼地方，萬一有事，叫人來知照就是了。你大哥是個爽快人，咱們既然一見如故，應該要借杯酒敘敘，又何必推辭呢。」洞仙道：「不瞞你車老爺說：午上我給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鐘，到此刻還沒醉得了呢。」文琴道：「不瞞你大哥說：「我有一個朋友從湖北來，久慕你大哥的大名，要想結識結識，一向托我。我從去年冬月裡就答應他引見你大哥的，所以他一直等在京裡，不然他早就要趕回湖北去的了。今兒咱們遇見了，豈有不讓他見見你大哥之理。千萬賞光！我今天也並不是請客，不過就這麼二三知己，借此談談罷了。」洞仙道：「你車老爺那麼賞臉，實在是卻之不恭，咱們就同去。不過還有一說，你仔兩位請先去，做兄弟的等一等就來。」文琴連忙深深一揖道：「老大哥，你不要怪我！我今兒沒具帖子，你不要怪我！改一天我再肅具衣冠，下帖奉請如何？」洞仙呵呵大笑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車老爺既然那麼說，咱們就一塊兒走。不過有屈兩位稍等一等，我幹了一點小事就來。」文琴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便罷，咱兩個就在這裡恭候。」我道：「我卻要先走一步，回來再來罷。」文琴一把拉住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知道你是最清閒的，成天沒事，不過找王老頭子談天。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，怎麼好拿我的腔呢。」我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是有點小事，要去一去。你不許我去，我就不去也使得，何嘗拿甚麼腔呢。」洞仙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兩位且在這裡寬坐一坐，我到外面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拱拱手，笑溶溶的往外頭去了。

這一去，便去得寂無消息，直等到天將入黑，還不見來，只急得文琴和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好不容易等得洞仙來了，一迭連聲只說：「屈駕，屈駕！實在是為了一點窮忙，分身不開，不能奉陪，千萬不要見怪！」文琴也不及多應酬，拉了便走。出了大門，各人上了車，到了一家館子裡，揀定了座，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車夫叫了來，交代道：「你趕緊去請陸老爺，務必請他即刻就來，說有要緊話商量。」車夫去了。這邊文琴又忙著請點菜。忙了一會，文琴的車夫引了一個人進來，文琴便連忙起身相見，又指引與洞仙及我相見，一一代通姓名。又告訴洞仙道：「這便是敝友陸儉叔，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員，這回是明保來京引見的。」又指著洞仙和儉叔說道：「這一位傅掌櫃，是周中堂跟前頭一個體己人，為人極其豪爽，所以我今兒特為給你們拉攏。」說罷，又和我招呼了幾句。儉叔便問有煙具沒有，值堂的忙答應了一個「有」字，即刻送了上來，把煙燈剪好，儉叔便躺下去燒鴉片煙。我在旁細看那陸儉叔，生得又肥又矮，雪白的一張大團臉，兩條縫般的一雙細眼睛。此時正月底邊，天氣尚冷，穿了一身大毛衣服，竟然像了一個圓人。值堂的送上酒來，他那鴉片煙還抽個不了。文琴催了他兩次，方才起來坐席。文琴一面讓酒讓菜，一面對了儉叔吹洞仙如何豪爽，如何好客；一面對了洞仙吹儉叔如何慷慨，如何至誠。吃過了兩樣菜，儉叔又去煙炕上躺下。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邊去，唧唧噥噥，說了一會話，然後回到席上招呼儉叔吃酒。儉叔又抽了一口，方才起來入席。洞仙問道：「陸老爺歡喜抽兩口？」儉叔道：「其實沒有癮，不過歡喜擺弄他罷了。」這一席散時，已差不多要交二鼓，各人拱揖分別，各自回家。

從此一連十多天，我沒有看見文琴的面。有一天，我到洞仙鋪裡去，恰好遇了文琴。看他二人光景，好像有甚事情商量一般。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筆帳，正要先行，文琴卻先起身道：「我還有點事，先走一步，明天問了實信再來回話罷。」說罷，作辭而去。洞仙便起身送他，兩個人一路唧唧噥噥的出去，直到門口方休。洞仙送過文琴，回身進內，對我道：「代人家辦事真難！就是車老爺那位朋友，甚麼陸儉叔，他本是個一榜，由揀選知縣，在法蘭西打仗那年，廣西邊防上得了一個保舉，過了同知、直隸州班，指省到了湖北；不多幾年，倒署過了幾回州縣。這回明保送部引見，要想設法過個道班，卻又不願意上兌，要避過這個『捐』字，轉托了車老爺來托我辦。你想想，這是甚麼大事，非得弄一個特旨下來不為功，咱們老中堂聖眷雖隆，只怕也辦不到。他一定要那麼辦，不免我又要央及老頭子設法。前幾天拜了門，是我給他擔代的，只送得三撇頭的贖見。這兩天在這裡磋磨使費，那位陸老爺一天要抽三兩多大煙，沒工夫來當面，總是車老爺來說話，凡事不得一個決斷。說了幾天，姓陸的只肯出八竿使費。他們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窮鬼，老實說，八千銀子誰看在眼裡！何況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，倒處處那麼慳吝起來！我這幾天叫他們麻煩的彀了，他再不爽爽快快的，咱們索性撒手，叫他走別人的路子去。」正說得高興時，文琴又來了，我便辭了出去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到了八月。我一面打發李在茲到張家口，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轉，把一切事都交給亮臣管理。便到伯述那邊辭行。恰好伯述因為暢懷往上海去了，許久並未來京，今年收的京版貨不少，也要到上海去，於是約定同行。僱了長車，我在張家灣、河西務兩處也並不耽擱，不過稍為查查檢檢便了。一直到了天津，仍在佛照樓住下。伯述性急，碰巧有了上海船，便先行了。我因為天津還有點事，未曾同行。安頓停當，先去找杏農。杏農一見我，便道：「你接了家兄的信沒有？」我道：「並未接著，有甚麼事？」杏農道：「家兄到山東去了，我今天才接了信。」我道：「到山東有甚麼事？」杏農道：「有一個朋友叫蔡侶笙，是山東候補知縣，近日有了署事消息，打電報到上海叫他去的。」我不覺歡喜道：「原來蔡侶笙居然出身了！我這幾年從未得過他的信，不知他幾時到的山東？那邊我還有一個家叔呢。」杏農道：「家兄給我的信，說另有信給你，想是已經寄到京裡去了。」我稍為談了一會，便回到棧裡，連忙寫了一封信入京，叫如有上海信來，即刻寄出天津。把信發了，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。

次日下午，杏農來談了一天，就在棧裡晚飯。飯後，約了我出去，到侯家後一家南班子裡吃酒（天津以上海所來之妓院為南班子），另外又邀了幾個朋友。這等事本是沒有甚麼好記的，這一回杏農請的都是些官場朋友，又沒有甚麼唐玉生的竹湯餅會故事，又何必記他呢。因為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，所以特為記他出來。

你道是甚麼事呢？原來這一席中間，他們叫來侍酒的，都是南班子的人，一時燕語鶯聲，盡都是吳儂嬌語。內中卻有兩個十分面善的，非但言語聲音很熟，便是那眉目之間，也好像在那裡見過的，一時卻想不起來。回思我近來在家鄉一住三年，去年回到上海，不上幾天，就到北邊來了。在上海那幾天，並未曾出來應酬，從何處見過這兩個人呢。莫非四年以前所見的；然而就是四年以前，我也甚少出來應酬，何以還有這般面善的人呢。一面滿肚子亂想，一雙眼睛，便不住的釘著他看。內中一個是杏農叫的，杏農看見我這情形，不覺笑道：「你敢是看中了他，何不叫他轉一個條子？」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不過看見他十分面善，不知從何處見來。他又叫甚麼名字？」杏農道：「他叫紅玉。」又指著一個道：「他叫香玉。都是去年才從上海來的，要就你在上海見過他。」我道：「我已經三年沒住上海了，去年到得一到，並沒有出來應酬，不上兩天，我就到這邊來了，從何見起。」杏農道：「正是。你去年進了京，不多幾天，我就認識了他，那時候他也是初到沒有幾天。」我聽了這話，猛然想起這兩個並非他人，正是我來天津時，同坐普濟輪船的那個莊作人的兩個小老婆，如何一對都落在這個地方來。不覺心中又是懷疑，又是納罕，不住的要向杏農查問，卻又礙著耳目眾多，不便開口。直等到眾人吃到熱鬧時，方才離了座，拉杏農到旁邊問道：「這紅玉、香玉到底是甚麼出身，你知道麼？」杏農道：「這是這裡的忘八到上海販來的，至於甚麼出身，又從何稽考呢。你既然這麼問，只怕是有點知道的

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彷彿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。」杏農道：「嫁人復出，也是此輩之常事。但不知是誰的侍妾？」我道：「這個人我也是一面之交，據說是個總兵，姓莊，號叫作人。」杏農道：「既是一面之交，你怎麼便知道這兩個是他侍妾？」我便把去年在普濟船上遇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杏農想了一想道：「呸！你和烏龜答了話，還要說呢。這不明明是個忘八從上海買了人，在路上拿來冒充侍妾的麼。」我回頭想了一想當日情形，也覺得自己太笨，被他當面瞞過還不知道，於是也一笑歸座。等到席散了，時候已經不早，杏農還拉著到兩家班子裡去坐了一坐，方才僱車回棧。

叩開了門，取表一看，已經兩點半鐘了。走過一個房門口，只見門是敞著的，門口外面蹲著一個人，地下放著一盞鴉片煙燈，手裡拿著鴉片煙斗，在那裡出灰；門口當中站著一個人，在那裡罵人呢。只聽他罵道：「這麼大早，茶房就都睡完了，天下哪有這種客棧！」一回眼看見我走過，又道：「你看我們說睡得晚了，人家這時候才從外面回來呢。」我聽了這話，不免對他望一望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在京裡車文琴的朋友陸儉叔。不免點頭招呼，彼此問了幾時到的，住在幾號房，便各自別去。

次日，我辦了一天正事，到得晚飯之後，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，只見陸儉叔踱了進來，彼此招呼坐下。儉叔道：「早沒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；若是早知道了，可以一起同行，兄弟也可以靠個照應。」我道：「正是。出門人有個伴，就可以互相照應了。」儉叔道：「像我兄弟是個廢人，哪裡能照應人，約了同伴，正是要靠人照應。這一回雖說是得了個明保進京引見，卻賠累的不少。這也罷了，這回出京，卻又把一件最要緊的東西失落了，此刻趕信到京裡去設法，過兩天回信來，正不知怎樣呢。」我道：「丟了東西，應該就地報失追查，怎麼反到京裡去設法呢？」儉叔歎道：「我丟了的不是別的東西，卻是一封八行書，夾在護書裡面。那天到楊村打了個尖，我在枕箱裡取出護書來記一筆帳，不料一轉眼間，那護書就不見了；連忙叫底下人去找，卻在店門口地下找著了，裡面甚麼東西都沒有丟，單單就丟了這封信，你說奇不奇呢。你叫我如何報失！」我道：「那麼說，就是寫信到京裡也是沒用。」儉叔道：「這是我的妄想，要想托文琴去說，補寫一封，不知可辦得到。」我道：「這一封是誰的信呢？」

儉叔道：「一言難盡！我這封信是化了不少錢的了。兄弟的同知、直隸州，是從揀選知縣上保來的，一向在湖北當差。去年十月裡，章制軍給了一個明保送部引見。到了京城，遇了舍親車文琴，勸我過個道班。兄弟怕的是擔一個搨班的名氣，況且一搨升了，到了引見時，那一筆捐免保舉的費是很可觀的，所以我不大願意。文琴他又說在京裡有路子可走，可以借著這明保設法過班，叫我且不要到部投到。我聽了他的話，一耽擱就把年過了。直到今年正月底，才走著了路子，就是我們同席那一個姓憚的，煩了他引進，拜了周中堂的門。那一份贄見，就化了我八千！只見得中堂一面，話也沒有多說兩句，只問得一聲幾時進京的，湖北地方好，就端茶送客了。後來又是打點甚麼總管咧、甚麼大叔咧，前前後後，化上了二萬多，連著那一筆贄見，已經三萬開外了！滿望可以過班的了，誰知到了引見下來，只得了『仍回原省照例用』七個字。你說氣死人呢！我急了，便向文琴追問，文琴也急了，代我去找著前途經手人。找了十多天，方才得了回信，說是引見那天，裡頭弄錯了。你想裡頭便這樣稀鬆，可知道人家銀子是上三四萬的去了！後來還虧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，找了原經手人，向周中堂討主意。可奈他老人家也無法可想，只替我寫了一封信給兩湖章制軍，那封信卻寫得非常之切實，求他再給我一個密保，再委一個報銷或解餉的差使云云，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見，那時卻竭力想法。我得了這一封信，似乎還差強人意，誰知偏偏把他丟了，你說可恨不可恨呢！」

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不覺暗暗疑訝，又不便說甚麼，因搭訕著道：「原來文琴是令親，想來總可以為力的。」儉叔道：「兄弟就信的是這一點。文琴向來為朋友辦事是最出力的，何況我當日也曾經代他排解過一件事的，他這一回無論如何，似乎總應該替我盡點心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更可放心了。」嘴裡是這樣說，心中卻很想知道他所謂排解的是甚麼事。因又挑著地道：「這排難解紛最是一件難事，遇了要人排解的事，總是自己辦不下來的了，所以尤易感激。文琴受過你老哥這個惠，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。」儉叔道：「文琴那回事，其實他也不是有心弄的，不過太過於不羈，弄出來的罷了。他斷了弦之後，就續定了一位填房，也是他家老親，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，從前文琴在揚州時，是和他常見的。誰知文琴喪偶之後，便縱情花柳，直到此刻還是那個樣子，所以他雖是定下繼配，卻並不想娶。定的時候，已是沒有丈人的了；過了兩年，那外母也死了，那位小姐只依了一個寡孀居住。等到母服已滿，仍不見文琴來娶。那小姐本事也大，從揚州找到京師，拿出老親的名分，去求見文琴的老太太。他到得京裡，是舉目無親的，自然留他住下。誰知這一住，就住出事情來了。」

正是：鶯雁不成同命鳥，鴛鴦翻作可憐蟲。未知住出了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